

【 箱子裡 】

舞台

場上有數個大小不一，可以開關的箱子，依據不同場景與用途以供運用。
場景並不寫實，可依正式演出需要做任何調整或更動

人物

魔術師

成年男子，神秘、時常面無表情

男孩

十幾歲的青少年，沉默、有一種無助的氣質

母親

可以看的出來曾經美麗，如今卻力不從心

盲眼少女

純潔、美麗、有著勇敢的笑容

侏儒

有著與身高相反的自信，常常流露自以為了解的神情

胖胖女

身材肥胖，感覺不是很有自信，有時顯得笨拙

沉默樂師

模糊的面容，不令人印象深刻的樣子

鎮長的聲音

鎮民們的聲音

【序場】

燈未亮時，侏儒介紹的聲音先進。

侏 儒：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百聞不如一見，「箱子裡的戲法」魔術團！

輕快但顯得詭異的音樂響起，燈漸亮。

燈亮時，場上已經佈有數個大小不一的箱子。

絢爛的燈光。

裝扮誇張的侏儒、胖胖女、駝背樂師陸續出場，表演各式自以為精采有趣的動作或雜耍，但都顯得尷尬，並不真的有趣。侏儒見狀示意樂師演奏另一曲。

侏 儒：歡迎最神秘，最精采……魔術師！

魔術師從某個箱子出，其他人退場。他向觀眾展示一個空箱子，關上再開後，從箱子裡拿出一朵顏色豔麗的紅花，同樣動作後又從箱子裡拿出一隻染血的白鴿，讓白鴿飛向空中。幾番故弄玄虛後，再打開一個箱子，出來的竟然是一個男孩，手裡握著一把長劍。

母親聲音進。

母親聲音：寶貝！……寶貝，你在哪裡？

男孩和魔術師一同望向聲音來源的箱子。

母親聲音：好了寶貝，別再躲了，捉迷藏結束囉！你在哪裡？……寶貝？

燈光變化，魔術師躲進原來的箱子。

場上只有男孩，滿地的魔術道具，和母親由親暱轉趨急切，甚至威嚇的呼喚與拍打箱子聲……

【第一場】

承上一場，男孩急忙將場上道具胡亂塞進箱子。母親提著袋子，打開箱子走出來。

母親：寶貝！……寶貝，原來你在這兒！你真淘氣，每次都跟人家玩捉迷藏……（突然緊緊抱住男孩）捉到你了……想不想我？

男孩：……嗯。

母親：跟我一樣！你放學後都在幹嘛？

男孩：沒有幹嘛。

母親：真的？

男孩：真的。

母親：很好，很乖，這樣才對，以後都要像今天這樣，不要惹我生氣，好嗎？你知道我一生氣頭就會很痛很不舒服，會變得很醜，就不像公主了！你才不希望我變成這樣對不對？……你一定很餓了對不對，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嗎？（男孩疑惑）……今天是耶誕節啊，小寶貝，我們馬上就要過年，你又要長大一歲了，所以我特地買了一些好東西給你加菜！（從袋子裡拿出一隻拔光了羽毛的鳥）你看，牠好肥的一隻，很新鮮，剛剛在市場現宰的，牠本來是隻鴿子，就是那種羽毛很白很漂亮，在我們鎮上的廣場飛翔的鴿子，……不過我買下牠的時候，牠已經流很多血飛不動了，還睜著那大雙眼睛直盯著我瞧，好像在對我說：「吃了我，吃了我……」，哈哈，牠的肉一定很嫩很香，我們該怎麼對付他好呢……煮湯來吃好不好？

男孩：……好。

母親：好，我會把最有營養的眼睛留給你吃的！開不開心？

男孩：嗯。

母親：我就知道你會開心，跟我一樣。能夠每天都和我的寶貝在一起，我就好開心好開心！……那你把剛剛胡亂塞到箱子裡的那些東西收一收……你知道我在說什麼，我最不喜歡你沒有規矩，知道嗎？……好了！我去做菜，你去洗手，我們馬上就可以吃飯了，（喃喃）這隻火雞用烤的一定很好吃。（下場前，像是想起什麼又回頭）生日快樂！（邊哼著歌邊走進箱子）

箱子裡傳來尿尿和唱歌的聲音，男孩進入箱子的同時。魔術師從另一個箱子出，重新整理場上箱子的位置。侏儒、樂師、胖胖女進，還捧著一個蛋糕。

胖胖女：生日快樂！親愛的老闆先生。

魔術師：生日？……你們怎麼知道？

胖胖女：是森林裡那個……

侏儒：老闆先生，這個世界上有些事情我們總要費盡心力，非搞得清清楚楚不可，但是有些事情就不必太認真，當作是在飛鏢輪盤上不經意命中的驚喜，命運送給

咱們平淡生活的小小祝福，請您儘管接受，不需多問！（笑得詭異）

魔術師：……謝謝。

胖胖女：喔，您怎麼這麼說，我們才真的該要感謝您，親愛的老闆先生，如果不是您肯收留我們，供我們吃住又對我們這麼好，真不知道有誰願意理睬我們這種人！……我怎麼又哭了。不說這些，快請您吹蠟燭，許個願，然後切蛋糕。

魔術師：我沒有願望。

侏儒：老闆先生，許願這回事固然多少有些虛幻的成分，但也算是對未來的生活給予期許，就算我們都知道，現實往往結出又苦又澀的果實，我們總還是得期許下一次的收成能夠又香又甜，所以藉由生日立下目標的確是個相當不錯的時機，請您不要放棄機會。……樂師先生，請你為老闆先生彈奏一曲表達祝賀吧！

駝背樂師彈著生日快樂的旋律，意外的竟有點悲涼。魔術師低頭許了願，吹熄蠟燭。

少女進。

少女：請問……

胖胖女：你想看表演是嗎？不好意思，我們今天晚上的演出已經結束了，雖然觀眾並不多。不過如果你有對我們的表演有興趣，你可以明天太陽一下山就過來！

少女：我不是來看表演的。

侏儒：這位美麗的姑娘，該不會是跟隨春天的腳步，而讓愛神的箭將妳指引到這兒來的吧？

少女：有人告訴我，你們團要應徵人手幫忙。

侏儒：喔？

胖胖女：這消息是誰告訴你的？親愛的。

少女：一個森林裡的老婆婆。

胖胖女：長什麼樣？她是不是一直在……

少女：不知道……我的眼睛看不到。

胖胖女：真是可憐。那麼妳打哪兒來的呢？

少女：我沒有打哪兒來。

胖胖女：那麼妳又要往哪兒去？

少女：我也沒有要往哪兒去。

胖胖女：原來妳在流浪。

少女：我當作是旅行，或者，在和這個世界捉迷藏。

侏儒：難怪妳盲目的走進一個你並不知情的世界，這樣也好，人生不就是一趟趟千奇百變的旅程？不管你願不願意，總得試它一試。

魔術師：妳會做什麼？

少女：我也不知道。

侏儒：呵呵！看來妳的確走上了一段相當冒險的旅程。

少女：不過不管是什麼工作，只要不必再到處流浪，我都願意學習。

胖胖女：也許我們老闆先生應該需要個助手吧！

侏儒：可是助手得幫忙魔術師準備上場的道具，還要配合魔術師的演出，偏偏她的眼睛……恐怕不是很方便。

少女：是嗎？

侏儒：不過如果妳想「聽聽」我們的演出，明天同一時間我們還是很歡迎妳的！

胖胖女：是啊，還是來欣賞演出比較好。

少女：我了解了，謝謝！打擾了。（轉身欲離開）

魔術師：……等一等。

胖胖女：不好了。

魔術師：妳願意試試看嗎？

少女：當然願意！

魔術師：跟我來。（帶著少女下）

侏儒：這就是人生，往往你認為走到了懸崖邊，前方已經斷了路，誰知道就是有人會伸出手，輕輕拉一把，便在對岸落了腳。……但誰又知道這對岸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胖胖女：（望著少女和魔術師離去的背影）希望這次不會……

侏儒：真可惜，蛋糕都還沒吃呢！

侏儒和胖胖女感到失望與擔憂的離開。

駝背樂師又彈起「生日快樂」的旋律。

場上只有蛋糕和即將熄滅的燭光。

燈暗

【第二場】

燈亮時，男孩又在場上打電動遊戲。母親打開箱子進，突然像是嗅到空氣中什麼味道，直盯著男孩。

母 親：有誰來過？

男 孩：什麼？

母 親：別的女人？

男 孩：……我們學校的老師。

母 親：她來幹嘛？

男 孩：因為我好幾天沒有去學校了，所以她來看……

母 親：她在哪裡？

男 孩：剛剛走了。

母 親：你有告訴她你為什麼不去學校嗎？

男 孩：沒有。

母 親：真的？

男 孩：真的。……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母 親：他有說什麼嗎？

男 孩：她說她很擔心。

母 親：擔心什麼？

男 孩：她擔心我的功課不能保持在第一名。她說，我的頭腦很好，不唸書很可惜，這樣以後不能在社會上跟別人競爭。

母 親：你想跟誰競爭？我不要你跟誰競爭，我們不要跟別人競爭！那是別人的事，不關我們的事。我只要你不離開我身邊。

男 孩：我……我是不是以後都不能去上學了？

母 親：你很想去嗎？……沒關係，你說。

男孩猶豫了很久，勉強點點頭。

母 親：（突然的）啊，好痛好痛，我的頭真的痛得快死了。

男孩不動地盯著母親，母親看出男孩不為所動，從某個箱子裡拿出一管針筒，

母 親：過來……幫我打針（男孩上前照做）……你看，我的身體好糟好糟，隨時都會更糟，這樣你捨得離開我嗎？

男 孩：（小聲的）我不知道。

母 親：什麼？

男 孩：捨不得。

母 親：大聲一點。

男 孩：捨不得。

母 親：再說一次！

男孩沉默。

母 親：我真的很可憐，萬一你不在的時候，我又像剛剛一樣發病怎麼辦？我要叫誰來幫我打針？又有誰來照顧我？那樣我一定會死掉，我死掉了你要怎麼辦……你要記住，我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愛你的人，其他人都會害你，我是爲了保護你才不讓你去上學。

男 孩：不會，老師對我很好。

母 親：有多好？

男 孩：我不知道怎麼說。

母 親：她對你做了什麼？（抱住男孩，強吻男孩的嘴）她是不是也對你這樣？（摸男孩下體）還是這樣？你說！

男 孩：都沒有！

母 親：不然她怎麼對你好？

男孩沉默。

母 親：你不應該隨便讓別人對你好！我跟你說過多少次，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沒有誰會平白無故對誰好。如果有，那都是因爲你有可以被利用的地方，都是有目的，先摸摸你的頭，再狠狠揍你一頓！都是這樣的……你還記得上次那個趁我不在家，就把你壓在床上的賤男人嗎？他不是也買了很多糖給你？如果不是我趕回來的話，你早就被他欺負了！要是你再不聽我的話，一旦發生事情，我可是不會理你的。……聽到了嗎？

男 孩：嗯。

母 親：好了，上床吧。……對了，你今天喝了嗎？

男 孩：……（心虛的）喝了。

母 親：（從箱子裡拿出一杯黃色的液體）來，睡前再喝一杯，喝這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記住，我是爲你好。

男孩勉強喝光後，母親將男孩引導躺進一個箱子裡。

母 親：好好好，媽咪來說個枕邊小故事給你聽……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世界上最美麗最美麗的公主，不但人長得漂亮，而且個性很好，心地很善良，沒有一個人不喜歡她。有一天，有一個遠方的國家的王子來到公主的國家，向公主求婚，於是公主很開心的答應了王子，全國上下都爲他們開心，歡送公主前往王子的

國家。他們經過森林，經過海洋，又穿越了一座座高山，終於來到王子的國家。那一天晚上，王子找了他的一群好朋友們，在王子的房間裡和公主玩騎馬打仗，公主覺得很恐怖所以不想玩，可是王子不答應……後來王子玩累了，就倒頭大睡，可是王子打呼的聲音實在太大了，於是公主再也忍不住，就趁王子昏睡的時候，拿起刀子猛刺王子的頭，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五下十下……（邊說邊動作）公主也不確定刺了幾下，可是看到整個房間都是紅色，公主真有說不出的興奮……而且王子真的就不打呼了，然後公主就很滿足的睡著了。從此公主和王子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故事好聽嗎？好好好，說別的故事給你聽……
晚安，我也愛你。

母親將男孩的箱子蓋上後，親了親男孩的箱子，從另一個箱子拿出一具電話。

母 親：喂，是我……討厭，你都知道幹嘛問……好，你說，都聽你的……記得，當然記得……他？我才不想管他，我受夠了……嗯，那我們明天老地方見，

母親掛上電話後也進入一個箱子。男孩從箱子裡起身望向母親的箱子，傳來尿尿的聲音，
燈光變化。

少女面有難色的從箱子裡起身，魔術師從箱子裡起身的同時，男孩又躺下。

魔術師：怎麼了？

少 女：這箱子裡有一股怪味道！

魔術師：……如果妳受不了可以離開。

少 女：我沒有受不了。也許我應該先清潔這個箱子。

魔術師：不必……隨便你。

少 女：我先忍一忍好了。（走進箱子裡）

魔術師：好，首先，我會拿一把刀子刺進箱子裡，感覺上好像要刺穿你的身體，不過你不必緊張，我不會傷害你。（邊說邊將手中的劍刺穿箱子，以下動作便一邊解說一邊動作）

少 女：嗯。

魔術師：然後我會把箱子旋轉。

少 女：嗯。

魔術師：再把箱子分部位打開。

少 女：嗯。

魔術師：觀眾會以為你被我解體了。

少 女：嗯。

魔術師：……妳為什麼沒有反應？

少女：什麼反應？

魔術師：你不怕嗎？

少女：不怕。

魔術師：爲什麼？

少女：我看不到，不知道你對我做了什麼事，所以不會害怕。還有……

魔術師：怎麼樣？

少女：我相信你說的話，你說你不會傷害我。……我是真的很相信你，不知道爲什麼，我就是覺得你是個值得相信的人。

魔術師：……你要怎麼覺得隨便你，但是這個魔術不能沒有反應，這樣就不夠戲劇化，觀眾不會開心，所以相反的，這個時候妳應該要笑，開心的笑……再笑開一點……感覺妳的身體被分割開來是一件十分愉悅的事……很好。

燈暗

【第三場】

燈亮時，歡樂的慶典聲從遠處傳來。侏儒百無聊賴著，胖胖女在打瞌睡，駝背樂師在一旁有一搭沒一搭的彈著樂器。

侏儒：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樂師先生？

樂師搖搖頭，又斷斷續續的彈奏樂器。

侏 儒：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老闆先生就是不肯在我們團裡放一個時鐘，好讓我們知道時間。而且又簽約規定我們不能出門，這樣不是很奇怪嗎？……你們聽聽，現在鎮上正在舉辦十年一度的嘉年華，而我們卻只能待在這裡！……聽說到處都有吃不完的食物，跳不完的舞，還可以盡情的玩樂享受……不但少女們會脫個精光讓路人隨意撫摸，就連一些平常正經八百的名媛淑女，一到了晚上，也會衣衫不整的在屋頂跳舞，那股騷勁……

胖胖女：（突然醒來）聽說還有一個個渾身是肌肉的猛男，脫得只剩一條薄薄的底褲，在街上排成一排使勁的抖動他們的下半身，整條街都是他們腋下和下體的芬芳氣味……

侏 儒：不分尊卑貴賤，只要開心做什麼都可以。

胖胖女：多令人想望的生活。

侏 儒：就像是來到了極樂天堂。

胖胖女：多過癮的慶典！

侏 儒：讓人瘋狂的嘉年華！

樂師像是醒了似的，突然奏起具挑逗性的探戈樂曲，侏儒和胖胖女忘情的邊對彼此挑逗和舞動，邊唱著歌。

侏 儒：忘掉吧，那些規矩，錯錯錯！

胖胖女：管他去，那些道理，嗆嗆嗆！

侏 儒：今天晚上只想和你在一起，享受甜美的撞擊！

胖胖女：我像一把火，熊熊燃燒不能停息，歡迎光臨別客氣。

侏 儒：我有一把劍，無比鋒利請你小心，讓你飛到白雲裡！

胖胖女：啦啦啦啦啦……

侏 儒：啦啦啦啦啦……

胖胖女 侏 儒：人人都愛的歡樂假期 不管是誰都會著迷
讓我們圍著野火跳個過癮
沒有理智 百無禁忌
該發生的不能逃避

這才是狂歡的意義，
這才是人生的意義。

魔術師和少女不知何時先後出現在一旁。三人看到魔術師立刻停止活動。

侏 儒：嗯……老闆先生，我們正在排演新的節目。

胖胖女：是啊，親愛的老闆先生

侏 儒：人人都愛看的歌舞秀

胖胖女：總是要努力的推陳出新。

侏 儒：不過這節目不好。

胖胖女：是啊是啊！

侏 儒：沒有創意……不夠成熟……我們再去想些新的花樣。

胖胖女和侏儒急忙推著樂師下。

少 女：(手裡拿著長劍) 他們真用心，還會在私底下練習和努力！……對了，我剛剛在清理箱子的時候，找到這把劍，差點就被傷到了，我想還是把它收好，不然很容易傷到其他人。

少女下，獨留魔術師面無表情的像在思考什麼。

沒多久，刻意打扮的母親提著行李從箱子裡走出來，感覺興奮但神色匆匆。

母 親：你等多久了？

魔術師：(有些錯愕)……喔。

母 親：我愛你。

魔術師：嗯。

母 親：你看起來不是很開心。

魔術師：沒有。

母 親：真的？那妳開心嗎？

魔術師：嗯。

母 親：跟我一樣，我也好久沒那麼開心了……你放心，沒有別人發現的。

魔術師：很好。

母 親：那我們快點走吧！要不然會趕不上最後一班火車。(拉著魔術師想走)

魔術師：等一等。

母 親：怎麼了？

魔術師：……他呢？

母 親：他？……喔，別管他，我說過我愛的是你，只有你。

魔術師直盯著母親

母親：還有事嗎？

魔術師：讓我好好的看看你。

母親：（羞怯的）要看以後有的是時間，趁所有人都正在嘉年華狂歡的時候，我們快點走吧，被他們發現就走不了了。

魔術師：急什麼？上床都沒那麼急吧！

母親：你該不會後悔了吧？

魔術師：怎麼會！……你好美。

母親：謝謝。

魔術師：從來沒有看過像你這麼美的女人。

母親：好啦。（又拉著魔術師要走）

魔術師：等一下，我有幾個朋友想見你。

母親：誰啊？

魔術師：也許和他們玩個遊戲……捉迷藏。

魔術師打開一個箱子讓母親進入，再把長劍刺進箱子裡，然後離開。

男孩上，像是在躲什麼，看到眾人出迅速躲進一個箱子。

燈光變化。侏儒在前，胖胖女、樂師跟在後上。

胖胖女：可是，親愛的侏儒先生，我們這樣做好嗎？萬一被老闆先生發現可就不好了，他一向最不喜歡我們違反他定好的規矩，雖然每天的這個時候他都已經上床睡覺了，可是萬一他突然起床，比方說內急想上廁所，或者失眠睡不著出來散個步，那我們就遭殃了，雖然我們並不知道他會不會懲罰我們，但是基於對老板先生的尊重，我們真的不應該違抗他的規定。……你記不記得上一次那個胸部這麼大的女助理，她就是趁老闆先生到隔壁小鎮買糧食和布匹的時候，帶我們上街去喝酒，結果回來被老闆發現，隔天早上起床，她的東西和她的人都像蒸發似的不見了，老闆先生說從來都沒有這個人，可是我一直認為那是個懲罰……萬一我們也像她一樣……

侏儒：（湊在箱子的縫上看）喂，你快點過來看！

胖胖女：別看了，還是快回去吧！哪有什麼好看的……

侏儒：嘉年華……

胖胖女：真的嗎？好啦，勉強看一下啦……他們在做什麼？

侏儒：他們在快樂。

胖胖女：快樂？可是看樣子是那幾位先生在欺負那位女士，還脫得光溜溜的……不過，

那個大鬍子的身材還不賴，肌肉真大塊，那個金頭髮的年輕先生也長得挺英俊的……真好！

侏 儒：我應該來唱首歌！

樂師彈了首慢板曲子

侏 儒：我壓著你 你被我壓
喔 寶貝 請你不要怕
安靜點 不然我打得你滿地爬
今天晚上我最大

你掐住我 我被你掐
喔 寶貝 我們笑哈哈
用點力 人生才能美得像朵花
快來騎我我是馬

胖胖女：（陶醉的）好美的歌！那意境……

侏 儒：你喜歡嗎？胖胖女小姐。

胖胖女：喜歡。

侏 儒：我願意為你多唱幾遍。

胖胖女：哇，親愛的侏儒先生！那位女士流血了，全身都是，她好像很痛！

侏 儒：你不懂，她很快樂！人生最快樂的境界莫過於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一起，當然，也可以好幾個男人和好幾個女人，或者……嘿嘿嘿，聽說那種感覺很像在飛翔。

胖胖女：飛翔？他們是鳥嗎？

侏 儒：不是，那是個比喻，就像是被往上高高的拋上雲端，心跳就跟著不斷加快。

胖胖女：拋那麼高可是會掉下來的，這位女士怎麼這麼想不開，跌下來準不好受，難怪會流這麼多血……你看，那位女士在哭，真可憐……怎麼又笑起來了？

侏 儒：我就說吧，她很快樂。

胖胖女：這算是哪一種快樂？是一次吃了十個草莓乳酪蛋糕的那一種，還是訂做了一件用絲緞做的彩色新衣裳，或者是家裡養的母豬生了一窩豬仔的那一種？（直盯著侏儒）

侏 儒：……你真的想知道嗎，可愛的女孩？

胖胖女：當然，侏儒先生……等等，你剛剛是叫我可愛的女孩嗎？喔，你怎麼會這麼說呢？親愛的侏儒先生！

侏 儒：（熱切的看著她）跟我回去，我告訴你！（拉著胖胖女急忙下）

胖胖女：那樂師先生怎麼辦？我們總不能扔下他不管。

侏 儒：不管他……或者一起吧！

樂師又彈著單調的旋律，跟在兩人之後下。音樂持續在場上迴蕩。

燈光變化。少女出，打開每個箱子仔細清理。打開男孩的箱子時被嚇一跳。

少女：對不起……可是你為什麼會躲在這裡？

男孩：我本來在找我的劍……

少女：你的劍？我以為那是……

男孩：沒關係。算了。

少女：……那你現在又在做什麼？

男孩：有人在和我捉迷藏。

少女：（笑）喔，不過這箱子的味道不好……還是祝你好運，我要繼續去清理箱子了……
我會替你保密的。

少女離開，男孩望著少女的背影

鎮長聲音：有人在嗎？

男孩：……是誰？

鎮長聲音：鎮長。哇靠，真的很臭！

男孩：有什麼事嗎？

鎮長聲音：先開門吧！

男孩：……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鎮長？

鎮長聲音：好吧……你媽呢？

男孩：不在。

鎮長聲音：什麼時候回來？

男孩：不知道。有事嗎？

鎮長聲音：鄰居們來跟我抗議，說你家裡有一股惡臭味。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很像死雞
死鵝腐爛的味道。

男孩：……我們家在嘉年華的時候殺了雞和鵝來獻祭。

鎮長聲音：難怪這麼臭！不過我真的要提醒你們注意環境衛生，最近天氣這麼熱，這是
生活的基本要求不是嗎！這樣吧，你開門，我幫你處理處理！

男孩：不要！……我是說，我可以自己解決。

鎮長聲音：好吧，記得趕快把那些東西清理掉！

男孩：謝謝。

鎮長聲音：真夠臭的……

傳來有人拍打箱子的聲音。

燈暗

【第四場】

燈亮時，魔術師又在場上，望著插著劍的箱子。

少女：老闆先生，您在這裡嗎？

魔術師：嗯。

少女到魔術師的身邊。

少女：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清理好了，團裡大大小小的箱子還真多，花了好一些時間終於乾淨了。

魔術師：是嗎？

少女：.....你是不是有心事？

魔術師：沒有。

兩人沉默。

少女：老闆先生，真謝謝你，如果不是你，我還要繼續到處流浪。請讓我做些什麼來回報你。

魔術師：我不需要回報。

少女：那我說個故事給你聽好嗎？（在他身邊坐下）有一天，小水滴的媽媽把小水滴叫到身邊來，告訴小水滴說，你長大了，可以出去旅行了，所以小水滴就跟著其他小水滴一起離開了媽媽，他飛在天空，然後掉到地上，後來又跟著水流，流到小河，流到瀑布，最後流進大海，小水滴常常忘著遙遠的天空，以為再也看不到媽媽了，可是有一天，他感覺全身輕飄飄的就像是要飛起來，原來是陽光很強，他開始蒸發，最後又回到了媽媽的身邊……這就是小水滴的旅行。你知道嗎？這是我聽過最溫馨的故事！不管小水滴旅行到多遠的地方，總有一天，他還是能夠回到媽媽的懷抱裡。真好……

之後斷斷續續有人拍打箱子的聲音，以及母親的叫聲，但是兩人都沒發覺。

母親聲音：寶貝！

魔術師：是嗎？

少女：你流浪過嗎？

魔術師：所以希望你希望有個人可以依靠。

少女：我希望有個人可以需要我，就像小水滴需要媽媽。

魔術師沉默。又有人拍打箱子。

母親聲音：寶貝，你在哪兒？

少女：你不喜歡這個故事嗎？

魔術師：我從來都不喜歡故事。

少女：那你喜歡什麼？

魔術師：沒有。

少女：.....你爲什麼會變成魔術師？

魔術師：你問題很多。

少女：我只是想要了解你。雖然我看不見，但我知道你是個好人，

母親聲音：寶貝，別再躲了！

魔術師：.....練習過的都熟練了嗎？

少女：喔，大致上都了解了，其實並不難。.....我想等我對這些魔術再熟悉一點的時候，我們可以來變化些新花樣。

拍打箱子聲。

魔術師：什麼意思？

母親聲音：寶貝，媽咪要生氣了喔！

拍打箱子聲。

少女：這樣可以吸引更多觀眾來看我們的表演。

魔術師：你是說要破壞我的魔術。

少女：不是破壞，是創新。

魔術師：不一樣嗎？

少女：.....其實這並沒有你想的那麼複雜，就像侏儒先生和胖胖女小姐他們會練習新的節目一樣，我們只是轉換一些小花招。比方說.....比方說把鴿子換成別的動物，像是白兔.....

魔術師：鴿子有什麼不好？我就是要鴿子！

母親聲音：你再這樣就不好玩了！

又有人拍打箱子聲，比之前都更顯急切。

少女：好，那我們就繼續用鴿子。不過我們可以變一些其他的魔術，老是用箱子來變魔術總是稍嫌單調一點的.....

魔術師：我不認爲這是你該做的！

母親聲音：寶貝！

兩人沉默。拍打箱子聲也停止了。

魔術師：時間很晚了，你該去睡了。

少女：是嗎？我以為太陽才剛下山呢……晚安，祝你有個好夢！（轉身欲離開）

魔術師：等一下……妳真的願意嘗試新的魔術嗎？

少女：當然。

魔術師邀請少女走進箱子，並將箱子關上。

輕快但詭異的音樂。絢爛的燈光。

魔術師將原本插在某個箱子的長劍拔出，往箱子少女的刺去。他終於決定離開。

燈光變化。遠處傳來驚恐的吵雜喧嘩聲，呼喊失火了、小心、危險之類的警語，侏儒、胖胖女、樂師驚慌失措的跑出來，在場上的箱子間穿梭，並忙著將其他箱子撤走，唯獨少女的箱子來不及。

鎮長的聲音：喂，有沒有人裡面啊？失火了，快出來吧！

鎮民的聲音：鎮長，這火越來越大了，怎麼辦？那對母子不知道在不在裡面？而且那臭味怎麼都消不去……還真是可怕！

鎮長的聲音：對啊，火真的太大了，進去危險！

鎮長的聲音：我們還是先離開好了，不然連我們也遭殃！

鎮民的聲音：說的也是，那我們走吧！

在燈光漸漸恢復正常的同時，傳出尿尿的聲音。

男孩進，走到關著少女的箱子邊，將原本長劍拔起，並打開箱子，扶起少女。

少女：謝謝你……

男孩不回答，轉身要離開。

少女：你要去哪裡？

男孩：……去流浪。

少女：可以當作去旅行嗎？

男孩：我不要當小水滴。

少女：我知道。那你想去哪裡？

男孩：不知道。

少女：跟著我吧，流浪，我可是相當擅長。

兩人下，場上空場了好一會。

燈暗

【第五場】

燈亮時，場上凌亂的擺放著箱子。胖胖女和侏儒有氣無力的靠在一起，駝背樂師仍隨意的撥動著琴弦。

胖胖女：（靠在侏儒身邊）親愛的，我們該怎麼辦？沒有人來看我們表演。

侏 儒：這就像在一整片茫茫大海中灑一泡尿，努力的想要讓海水變成黃色，但是我們根本沒有能力讓觀眾上門。而且嘉年華和那場大火過後，這小鎮就一直瀰漫這股臭味，沒有人願意出門，更沒有人有心情接近藝術.....我的老天爺啊，到底是怎麼回事！

胖胖女：是啊，怪事真多！過去都是助理失蹤，怎麼這次連老闆先生也不知去向，就像是蒸發了一樣。

侏 儒：（突然想起什麼）你記不記得，上次告訴我們老闆先生生日的那個老婆婆？

胖胖女：記得。

侏 儒：她好像很了解老闆，我們去找她！

胖胖女：對喔，可是要去哪裡找啊？親愛的。

侏 儒：她不是一直都在森林裡尿尿嗎？

兩人開心的下，一直沉默的樂師竟然開始唱起歌來。

樂師：*就讓時間停止吧 就讓臭味更臭吧
有些故事很可憐
有些故事很討厭
生命就是這個樣
你若想不通 就會失去方向*

*朋友不要太慌張
閉上眼睛 進入夢鄉
夢中有個好天堂
魔術箱裡有寶藏
嘿 看你怎麼想
看你怎麼想 要怎麼樣*

樂師唱完鞠躬下。

過沒多久，已經十分蒼老，像鬼一般的母親從一堆箱子中的其中一個爬出來，背對觀眾蹲著，尿尿的聲音愈來愈大，漸至淹沒整個劇場。

燈暗。

—The End—